



# 锅铲映初心 老兵暖乡邻

——平湖『兵哥哥炊事班』的故事

## 【捺出态度】

一把菜勺,从保障铁甲洪流的军营灶台,转到服务乡邻的农家厨房,翻炒出的是同一种滚烫的初心。“兵哥哥炊事班”的故事,从聚福一村之善举发展为平湖全域之行动,其深层密码在于它精准呼应了时代的脉搏,更映照出一个大国的民生温度。

这温度,是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民本情怀。“国家富强,民族复兴,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之上。”“兵哥哥炊事班”所关爱的,正是那些困难群体。一餐热饭、一次陪伴,驱散的是孤独,温暖的是人心。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个个“小家”的炊烟,更是在夯实中国这个“大家”的幸福基石。

这温度,是“弱有众扶”从理念到实践的创新落地。新时代的社会保障,正从“人找政策”向“政策找人”转变,从单一物质救助向“物质+服务”综合救助升级。“兵哥哥炊事班”模式,正是这种转变的生动注脚。它超越了简单的钱物补给,提供了情感陪伴、生活照料等宝贵的“服务增量”。从聚福村到平湖市,这一模式的快速推广,证明了其精准回应社会需求的强大生命力。它激活了退役军人这支宝贵力量,将他们的奉献精神与专业服务相结合,为社会救助体系注入了充满温度的“柔性支撑”。

这温度,更是“人民至上”价值在基层的鲜活实践。大国治理既需顶层的制度设计,也离不开充满智慧的基层探索。“兵哥哥炊事班”的线上点单、“现役+退役”联动等创新,展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灵活与创造力。它证明:最有效的关怀往往源于对身边人最直接的感知;最牢固的保障网,是由政府主导的“制度之网”与民间自觉的“善意之网”共同编织而成。



## 【搬出故事】

晌午,平湖独山港镇聚福村,一缕久违的饭菜香气,从孤寡老人倪阿法的家中飘出。

64岁的退役军人张建忠,正在略显局促的厨房处理一条鲈鱼。他身后的砧板上,红白相间的五花肉已切好,盆中的鲜虾偶尔弹动,溅起小水花。

“阿法伯,今天烧个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白灼虾,再炒两个蔬菜,炖个蛋汤,六个菜,依慢慢吃。”张建忠声音洪亮。

坐在饭桌旁的倪阿法,咧开嘴憨憨地笑着,不住地点头。

这支被称为“兵哥哥炊事班”的志愿服务队,五年来,足迹踏遍了村中孤寡老人、失独家庭和现役军人家属的门槛。上门做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,坐下来陪着唠唠家长里短,必要时接送陪同就医拿药……

“在部队,锅灶就是我的阵地。现在,阵地换到了这里!”张建忠笑着说。

## 新闻 搬捺 搬出故事 捺出态度

## “这个事儿,能做!”

1980年,18岁的聚福村村民张建忠应征入伍,梦想着“扛枪打仗”。然而,新兵下连时,40个新兵里挑3个进炊事班,他被选中了。

“说心里没疙瘩是假的,哪个当兵不想扛枪?但连长说,伙食也是战斗力。学好技术,能为前线战友服务,回去还能用得上。”

尽管心有遗憾,张建忠还是把大锅铲抡出了名堂。入伍第二年,他就被破格任命为炊事班长。凭着“不让战士吃亏”的执

拗,他在每人每日八毛五分的伙食标准里精打细算,养猪种菜,硬是让连队每周都能吃上两顿丰盛的“加餐”,肉包子管够。为此,他荣立三等功。

1986年退伍时,师部挽留他转志愿兵,他婉拒了。带着军营练就的厨艺回乡,从平湖棉纺厂食堂到自家饭店,再到杂货铺,生活轨迹在变,但那把跟随他多年的锅铲从未真正放下。

命运的齿轮在2020年再次咬合。同样当过兵,烧得一手好菜的

聚福村党委书记潘志浩组织村里的退役军人烧野米饭,犒赏“抗疫先锋”。

土灶支起来,柴火噼啪作响,大铁锅里的咸肉、豌豆、笋丁和米饭混合出诱人的香气。14个退役老兵围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,话题从部队生活聊到当下。

有人提议,“咱们这些老兵,做饭的手艺都还没丢。村里那些孤寡老人,平日想吃一口热饭不容易,逢年过节更是冷清。要不……咱们给他们做顿饭去?”

“这个事儿,能做!而且应该做!”张建忠立即兴奋起来。

潘志浩一拍大腿:“好!张班长,有你这句话就行!你技术最好,威望也高,这个头你来牵!村里全力支持,咱们就正式搞它一个‘炊事班’!”

“炊事班”三个字,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所有在场老兵记忆深处最温暖、最滚烫的闸门。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做饭,那可是他们在军营里学会的、关于保障与奉献的第一课。

## “在部队学的手艺,不能白学”

说干就干。服务名单很快拟了出来。

排在第一位的,就是倪阿法。

1949年出生的倪阿法,人生轨迹简单到近乎苍凉。父母早逝,他与哥哥相依为命,一生未娶。哥哥是他全部的亲情寄托。几年前,哥哥因病去世,倪阿法便再无依靠。于他而言,吃饭都是大问题,一锅白粥,常常吃一天。

2020年端午节的前一天,潘志浩、张建忠等四个退役军人,提着菜,敲响了倪阿法的家门。

老人开门时有些茫然。潘志浩扬起手里的菜:“阿法伯,今天我们几个退役老兵,来给依做顿饭!”

厨房比想象中的更简陋。一个老式柴火灶很久没用了,落满灰尘;角落有个单眼煤气灶,锅底积着厚厚的油垢。潘志浩二话不说,挽起袖子开始打扫。张建忠主

勺,另外两位战友,一个麻利地开始摘菜洗菜,一个则陪着还有些发懵的老人,轻声细语地聊起天。

当炊烟从倪阿法家的烟囱升起时,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。“老倪家来客人了?”“好像是村里组织的,退役老兵来给他做饭!”……消息像长了翅膀,很快在小村落传开。

“阿法伯,依尝尝咸淡。”张建忠舀了一小勺肉汤吹凉,递到老人嘴边。

他嘴唇嚅动了几下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:“香得很!”

那天中午,四人陪倪阿法吃了顿“团圆饭”。除了红烧肉,还有清蒸鲈鱼、油焖大虾、两道时蔬和番茄蛋汤。吃到一半,老人突然抬手擦了擦眼睛,“上次吃这么香的菜,还是我哥在世的时候。”

潘志浩心里一紧,夹了块最大的肉放到老人碗里:“阿法伯,慢慢

吃,以后我们还来。”

回程的车上,潘志浩一边开车一边说:“张班长,咱们得把这事儿做下去。村里像阿法伯这样的老人,还有8个。”

“做!在部队学的手艺,不能白学!”张建忠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,暗下决心。

从那天起,“兵哥哥炊事班”有了雏形。张建忠被推选为“班长”,潘志浩负责组织协调。

他们制定了简单的章程:在春节、中秋、建军节等节日,把孤寡老人、失独家庭、现役军人家属请到村里的家宴中心,一起聚餐;平日里则不定期提着菜上门,现场制作。

但很快就遇到了问题——钱从哪里来?

刚开始上门做饭,食材是退役老兵们自掏腰包。可长期这样不是办法。潘志浩粗略算了一笔账:

办一场三桌规模的节日团圆宴,至少需要1000元。

“我去找企业试试。”聚福村地处城郊结合部,辖区内有30多家规上企业。潘志浩一家家登门拜访,把“兵哥哥炊事班”活动照片摊在老板面前,“不需要太多,一份心意,让老人吃顿好的。”

平湖市华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蒋民权当场拍板:“潘书记,这是大好事!我先代表公司捐一万元,不够你们再说!”

第一家的成功,带来了示范效应。潘志浩前后走访了五六家企业,累计筹集到了七万元慈善资金。

有了钱,更要管好钱,要对得起捐赠者的信任。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财务制度:小额采购两人经手,大额开支两委商议,每季度公示明细,赞助企业随时可以查账。

## “骨子里,永远是个兵”

随着“兵哥哥炊事班”活动的深入和常态化,老兵们的服务,早已超越了“做一顿饭”的范畴。他们意识到,对于倪阿法这样的老人而言,一顿丰盛美味的饭菜固然能带来片刻的欢愉和满足,但长久的精神孤独、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便,才是更深刻、更持久的困境。

倪阿法患有慢性疾病,需要定期去市里的医院复诊、调整用药。这对于一个不识字、几乎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老人来说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兵哥哥炊事班”项目的具体事务联络员、村委会委员倪忠燕,主动将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。每隔一两个月,倪忠燕就会利用休息

时间开车带老人去医院复查。取号、排队、与医生沟通病情、缴费、取药、讲解服用方法……倪忠燕全程耐心陪伴,悉心照料。“小倪还隔三岔五给我送吃的,就跟亲人一样。”倪阿法感动不已,逢人便夸。

类似的故事,在“兵哥哥炊事班”的服务日志中还有很多:帮独居老人修理漏雨的屋顶,更换老化的电线开关、定期上门帮助打扫卫生、拆洗被褥……老兵们将部队里那种“战友如兄弟,亲如一家人”的深厚情感,毫无保留地倾注到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身上。

“我们做的,就是尽力补上他们缺失的亲情。”倪忠燕深有感触地说。

这份温暖,很快溢出村庄。“兵哥哥炊事班”在省、市志愿服务大赛中获奖,更引来邻村效仿。2025年春节前夕,四个村联合举办团圆宴,摆了八桌。席间,潘志浩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:“上级已经决定,要从明年开始,系统总结我们‘炊事班’的经验,在有条件的村、社区进行推广!”

热烈的掌声在宴会厅回响。但张建忠开心之余,心中却盘旋着一个念头——传承。“得找接班人了。”因为自己已经64岁了,颠勺的手劲大不如前。

契机很快到来。2025年夏天,24岁的屈斌退役回乡。听到“兵哥哥炊事班”的事迹后,他主动要

求加入。张建忠欣然收下了这个“徒弟”,从熬一锅好汤开始教起。

教学地点就在倪阿法家。老人成了最忠实的“评委”,每次试菜都认真点评:“今天的汤鲜是鲜,但姜味重了点。”“这个肉末茄子,油可以再少一勺。”……

有一天下午,倪阿法忽然问:“小屈,你为啥愿意学这个?”

屈斌越挠越挠头:“在部队,班长说炊事兵也是战斗员。现在退役了,能给乡亲们做点实事,挺好的。”

张建忠听到这番话感慨万千,仿佛又听到老连长曾对自己说过的话:“记住,不管你将来走到哪里,骨子里,永远是个兵。是兵,就要为人民服务!”